



YUAN ZUI

YUAN ZUI

原

罪

娟娟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原 罪

娟 娟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罪/娟娟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8

ISBN 7-80094-625-8

I. 原…

II. 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7692 号

**原 罪**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79 千字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094-625-8/I·528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NAC32/10805



## 浩 然

我认识娟娟同志已是五、六年前的的事了。那天，她同平谷文联的几位朋友一起来看我。朋友介绍说，娟娟正在军艺文学系就读，已发表几个中篇了。这以后每年的春节前夕，我都会收到娟娟同志寄来的贺年卡与问候电话。偶尔也读到她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

不久前的一个黄昏，娟娟把她的长篇小说《原罪》，犹豫地放在我的案头。说准备出书，邀我作序；说她在外文局实习过四个月，帮他们编了五卷书；说她从不轻易动笔，动笔就要有争议；说弘扬本土文化是一个作家理所当然的选择，《原罪》的大背景就是她的家乡平谷；说小说就得替神代言，为民众传声等等，都是很有气势、很有个性的话。没想到，这么一位穿着入时的女性，也会有这样的思想。我就答应了。

娟娟原名刘丽华，在家里排行老二。父亲是解放前的老兵，参加过解放战争几个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见过面，忠厚、豪爽。娟娟遗传了父亲的品德，虽然资历稍浅，但很刻苦，从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在文学旷野上，有这么一棵迎风傲立的小树存在，怎不让人感动呢！

我担心会看不懂这种现代色彩很浓的作品。一路看下去，

才知,小说谋篇布局,都是用闪回蒙太奇和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基础上,把故事情节用回忆和剪辑的形式组接起来,把古老的传说和童年的记忆连缀在一起。我感到《原罪》就像女娲一样想炼五彩石,填补文学现代神话这块缺憾的天空。

小说语言朴实、构思精巧,生活场景描写独特,如作品里写的:“这里的孩子,在走路之前就先学会了种树。当他们咿咿呀呀的把土抛向土坑里的时候,站立的过程已经形成。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埋完土,就试着扶着小树站起来,竟奇迹般的绕着树转呀转的……,就像神话中原始的求婚仪式是绕着花杆完成的一样,生命也将在这时健康地孕育,宛如孩子的小脚第一次感知大地、体验生命的律动,树也通人性地在幼小生命的环绕中,慢慢地随着他们一同成长起来。”

娲娲就是这样用天地人合一的玄妙形式去感觉自己成长过程的。平谷这块养育她十六年的沃土,以她古老的神态、古朴的民风、秀丽的风景、美妙的乡音,为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她能够以小说的形式,把自己对家乡浓浓的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写这部小说中,娲娲几乎走遍平谷的每一寸土地,用眼睛去看;用手去抚摸;用大脑去思考;用心去感受;随身笔记记了十几本儿。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以平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为时代的书记员,娲娲也算没有愧对她的故土。

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新的曙光里,娲娲及其作品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让世人瞩目。

2001年3月15日于洵河湾

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偷食禁果，犯下原罪，传给后世子孙，成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恶与灾祸的渊源。时至今日，人世间仍延续着初始的轮回，演绎着现代神话故事。

——题记

# 目录

---

## 第一章

- |          |    |
|----------|----|
| 1. 生命的基因 | 1  |
| 2. 听古    | 12 |
| 3. 邪恶的老师 | 18 |
| 4. 移情    | 22 |
| 5. 复仇    | 35 |
| 6. 回溯    | 41 |

## 第二章

- |              |    |
|--------------|----|
| 7. 妓院        | 42 |
| 8. 银行家的后裔    | 46 |
| 9. 契丹皇太后的故乡  | 49 |
| 10. 老娼妇      | 52 |
| 11. 襁褓里的“妻子” | 58 |
| 12. 揭秘       | 63 |

*Yuan Zui*  
目录 *Ms Lu*

第三章

- |           |    |
|-----------|----|
| 13. 女导游   | 68 |
| 14. 善意的送终 | 74 |
| 15. 红尘滚滚  | 77 |
| 16. 不归路   | 82 |
| 17. 应聘    | 86 |

第四章

- |            |     |
|------------|-----|
| 18. 往事如烟   | 91  |
| 19. 堕落     | 95  |
| 20. 大学生涯   | 102 |
| 21. 情在转瞬之间 | 107 |

第五章

- |          |     |
|----------|-----|
| 22. 雪野猎情 | 114 |
| 23. 情满盘山 | 118 |
| 24. 恶习难改 | 123 |
| 25. 回归自然 | 125 |
| 26. 龌龊伎俩 | 135 |



第六章

- |              |     |
|--------------|-----|
| 27. 肮脏的交易    | 141 |
| 28. “屠宰师”的温柔 | 149 |
| 29. 灵与肉的角逐   | 158 |

第七章

- |             |     |
|-------------|-----|
| 30. 冥冥相会    | 167 |
| 31. 冤家路窄    | 171 |
| 32. 姐妹情深    | 174 |
| 33. 独立的人格   | 181 |
| 34. 冤有头,债有主 | 196 |

第八章

- |            |     |
|------------|-----|
| 35. 父亲的情缘  | 206 |
| 36. 风流的大伯母 | 213 |
| 37. 家事     | 218 |
| 38. 姐的公公   | 222 |

*Yuan-Fui*  
目录 *Mu Lu*

39. 婚姻	226
40. 第三者	230
41. 体己话	233
42. 天伦之乐	236
43. 埋葬秘密	241
44. 雪上加霜	244
45. 悲剧升格	246
46. 兄妹误婚	250
47. 毛孩儿	252
48. 母女无缘	262
49. 失之交臂	268
50. 同性恋者	280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51. 父女间的男女情	282
52. 特殊家庭	285
53. 心酸往事	289
54. 非人伦的结合	294
55. 情深意切	299
56. 沉重的预感	302
57. 谜	310

第十二章

58. 爱的帷幕	312
59. 酝酿不幸	314
60. 完善丑恶	321
61. 人杰地灵	324
62. 多面人生	327
63. 情仇遭遇	338

*YuanZui*

目录 *MaLu*

第十三章

- |           |     |
|-----------|-----|
| 64. 走向墓地  | 341 |
| 65. 花前月下  | 344 |
| 66. 点化前身  | 351 |
| 67. 罪恶的果实 | 360 |
| 68. 重返天界  | 364 |

作者续言

368

## 第一章

### 1. 生命的基因

这个动人的故事，发生在美丽的京郊平谷县一个神秘的小山村。传说，她就是辽代皇太后、萧焯、小名燕燕的故乡萧家院。据说，她母亲是个小尼姑，被龙焯之后有的燕燕，在生她的时候，由于难产，她母亲的血染红了半座山的石头，当地人叫红流石。因为尼姑不准养孩子，就把她放在山下萧家大门外。从此她便有了萧姓，也为中国历史大辽篇增添了一抹永不消失的虹魂。

而这个惟一能跟武则天齐名统辖大辽四十载、号称雌龙的女皇帝，怎能知道几百年后的今天，步其后尘的另一部神话，也在她的家乡萧家院悄悄演义成篇呢？

话得从1975年的冬季说起，那是一场大雪后最冷的一天，这个在全能上帝的驱使下，带着人类古老积淀的性欲女神降临尘世了，刺骨的寒风不可一世地发着淫威，废纸样撕碎了她春梦般的命运。

那是一个阴气还没散尽的一大清早儿，天似亮不亮，京城花市西大街一个坐落在槐树后边的小红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个年过六旬的老汉闲散地走出来，想借开春儿这好节气遛个弯儿去。没想一迈腿却发现左边硕大的垃圾桶底下，隐约有个小蓝碎花

布包。他四下儿张望着,当是谁丢这儿的。一个人影都没瞧见。他走过去,把盖在上头的花格手帕揭下来,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吃惊地发现一个婴儿正甜睡在自己的梦乡。他皱着眉头再向周围张望,还是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烟囱冒出的零星几缕烟雾,正萦绕在城市灰蒙蒙的上空,像要极力阻隔光明渗透那样,使人间充满邪恶的阴影。

他再次垂头看看这个不知世界为何物的小生命,也就刚过满月的样子,嫩嫩的小嘴巴在可爱地翕动着。他小心地把孩子抱起来,再四下瞧瞧,仍不见任何一个好像跟孩子有关系的人,就退身回家把油漆铁门关好了。

老伴儿刚从床上蓬头垢面地坐起来,歪靠在墙上紧绷着松弛的脸皮发愣。

自从儿子被警察抓走后,她的神经一直不太正常,整天没日没夜的发痴。

“瞧,我给你捡什么来啦。”老汉把满是胡茬的嘴凑近老婆的耳根,顺便想把孩子递过去,却被她蛮横地挡住了。孩子吭哧一声,她也没反应,麻木地直视着窗外的小松树。她忘了婆婆临终前断断续续地嘱咐,让他们千万别忘了把这树给砍喽,说松树没房梁会家破人亡的。谁也没把总爱迷信的老太太说的话当回事,就知道这么傻痴痴的呆看着,直到老汉打开包裹,拿起一封信要看的时候,她才疯子一样抓过去撕得粉碎,怒吼地指着门:“给我扔了去,越远越好,我的孩子都没了,拣别人的孩子干什么。快给我抱走!”他不情愿地重新给孩子裹紧小花被,却意外地发现孩子胸前有个很显眼的用墨汁刺的一“洁”字,痂还没脱落呢。他又展开孩子的襁褓一看是个女婴,心说:这一定是在弃她之前父母给她起的名字。也不知那封信都说了些什么,都怪这疯婆娘,说不定还有什么事要交待呢。

“还不快滚！”老婆见他磨磨唧唧的还没把孩子送走，又大声吼起来，鼻梁上的雀斑更明显了。

老汉这才皱着窄脑门儿踉跄地把孩子抱出去。还好，胡同里仍没有人，他赶紧像贼似的把孩子放回原处，抽身回屋，把红漆铁门永远向孩子——自己的亲孙女儿关闭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使他沮丧地坐在老婆子的对面，一边点烟一边也斜着她那张肿眼胀腮的老脏脸，刚要斗胆报怨：“你说你……”

“少放你的狗臭屁！”没等老头说话，她便呜咽着哭开了，“小光嘏，我的儿呀，你走了那么多日子，怎么不回来看看妈哟！都是妈害了你——唔……”儿子出生前的预兆又一次出现了。

1949年，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声礼炮还没炸响的前两个月，她就要分娩了。这是一个黑森森的暴雨之夜，腰疼得像要把她一分为二了；她不停地在床上挣扎着，喊叫着，汗把身下浸湿了一片又一片，头发也一绺绺早把面颊盖住了。婆婆金南和麻脸接生婆都忙得直喘粗气，丈夫佟在旺在门外也急得把头直往门框上撞。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宿，到后半夜她才迷迷糊糊地进入可怕的梦乡。在一个怪石林立的深谷，她独自一人在爬行，嘴里不住地呼喊：救救我，救救我呀！天哪！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遍地都是浊水和成群的蛇在腹下蠕动。救救我呀老天爷，快让它们走开，走开吧，我快不行了，哪怕有个裂缝也好哇！话音未落，大地果然成全了她，一条硕大无比的缝隙突然在她腹下裂开，那些毒蛇，在岩浆的喷涌中紧紧地团在了一起，直到在她的一声怪叫中变成了一个婴儿。

至今她也没搞清楚这是梦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记得儿子出生的那天夜里，外边的确是在电闪雷鸣。而且也能肯定他是在那个怪球消失的时候发出第一声啼哭的，这使她什么时候想起

来都浑身发抖。为抵住这不祥的兆头，才给儿子起名为佟光，希望他能脱离尘世的苦海，永远像阳光一样高高地闪在天上。

孩子也正像她所希望的那样，一上学成绩就很突出，而且既文明又懂礼貌，慢慢地就让她淡忘了裂缝的恐惧。可自从升到三年级，不知为什么他逐渐脱离了原始的本我，让我我与社会的反面融合，越来越与正面为敌、世人为仇了，不驯顺到打爹骂娘的地步。一惯被儿子当马骑的佟在旺，如今更是痛心疾首，奈何不得。

就在佟光十四岁那年过春节，想跟父母要两块钱买鞭炮。这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饭才勉强吃饱，哪来的钱让儿子像过去那样随便挥霍呢，加上他渐渐长大了，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再也不能事事都让他随心所欲了。谁想他竟狠狠地推倒母亲，绊倒父亲。独自跑到街上，第一次行窃便大获成功，一举偷到三个钱包，共得人民币二十五块钱。还在回来的路上，乐极生悲地从墙头上救下一个刚要玩高压线的邻居六岁的小女孩儿，随后被女孩的父母诬告说在把她抱下来的同时，他趁机抠了女孩的屁股。所以，就把他送进了少管所。从此地狱的大门还真就像那道裂缝一样，无时不在向他敞开了。

好在经这么一回地狱的炼火，倒使他变得乖顺多了，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既知怎么孝敬父母，又善应酬以往一切不顺的事情。母亲还当儿子真的改好了呢，哪想这回他又进去了。刨起根来，还不是自己因为那两块钱害了孩子？恨自己那个不吉利的梦。没想到，三十好几才有的儿子，竟给了他如此的命运，怎不让她无限伤悲呢，难道是老头子过去作孽太深，还是自己做了什么违反天道的事情？为什么会如此这般呢？她受着痛苦的煎熬，把众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拿来折磨自己。



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她的家乡牡丹江一带,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三省联合大讨伐”。为破坏抗日武装的生存环境,他们到处烧杀抢掠、归屯并户制造众多集团部落和无人区。一时死尸遍地,哀鸿四起。她实在活不下去了,硬逼丈夫带她同别人一起逃出了日本人在屯里设的衙门。不料走到半路丈夫就死在了小日本的枪炮下。从此,她到处漂泊,一路乞讨,才在1942年底来到京城;想投奔丈夫的表姨家,谁想那里早就成了一片废墟。在冻饿交加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她才无奈卖身玉香楼,并很快认识了那里的保镖——窄脑门儿的佟在旺。

他过去是个洋车夫,后来实在养不起一大家人,就通过一个亲戚介绍到玉香楼做了这个差事。开始老鸨儿嫌他太瘦,晃晃的不经摔打,更甭提独挡一面了。他一使蛮劲,胳膊马上嘎巴巴地形成一块坚硬的大肉球。老鸨儿才走过去拍拍他的肩头说:“小伙子,不错,留下罢,我亏待不了你。”

果然没多久,他们家就搬出了龙须沟,往北移居到哈德门外、花市里头的西大街九十七号院里的青瓦房中。这儿离玉香楼不远,只要由此往西穿过长廊一样的胡同,再过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就到了。这个妓院是京城第一流的,专供达官显贵、有钱的阔少和纨绔子弟消遣的。它虽叫楼,却由一排大青瓦房组成的。全家老少七八口,吃香的,喝辣的,谁也不挑剔他干的是何种工作。到后来,他竟变成了一个心狠手黑的老嫖客,专门惩治那些不驯顺的窑姐儿们。当然,第一个被他征服的是老鸨儿,夸他一切功夫都是第一流的。受宠以后,一条弱不经风的瘦驴,慢慢地从里到外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走路时叉着腿横着行,再也看不到先前那种晃晃的影子了。就连兄弟姐妹们也得到了他不少的实惠,分别在各处安身落脚。家里就剩二老了,为免去他的后顾之忧,踏踏实实地当奴才,老鸨儿终于可以宽容地大赦他了,